

肃反电影文学剧本选

1949—1959



群众出版社

1959·10

肃反电影文学剧本选

1949—1959



群众出版社

1959·10

群 众 出 版 社

(北京东长安街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新华書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全国新华書店經售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書号(总) 93(文) 67 开本 $850 \times 1168 \frac{1}{32}$ 印張 $12 \frac{6}{32}$ 插頁 5

1959年10月第1版 1959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67 千字 印数 00,001—27,000 冊

定价 (平) 1.15 元
(精) 1.80 元

前 言

我們經歷了祖國歷史上最偉大、最豐富多采的十年。在這十年中，我國人民以巨大的步伐和空前的速度建設着社會主義的祖國，為人類更美好的將來作出了輝煌的貢獻。但是，國內被消滅的階級敵人是不甘心於失敗的，他們中間的堅決的反革命分子無時無刻不在企圖進行各種復辟活動。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者，更是日日夜夜地想盡一切辦法來進行顛覆和破壞我們偉大祖國的活動，他們不惜以任何代價收買利用我國國內的殘餘反革命分子和直接派遣間諜特務到我國來竊取情報、散布縱火爆炸、陰謀暗殺、組織暴亂……。他們仇恨我們每愛祖國的人，仇恨我們每一件新的成就。他們仇恨我們每一座新建的工廠和每一個新組織起來的人民公社。凡是人民認為是美好的，認為是最可愛的，他們都認為是最可恨的。他們象魔鬼一樣，把仇恨人類的進步，仇恨美好理想當成他們的行為準則，當成他們的國家政策。他們妄想使我們解放的人民重新戴上枷鎖，使封建地主與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在中國復辟。

全國人民為了保衛自己的偉大祖國，為了保衛自己的和平幸福生活，幾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展開了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相當徹底地肅清了反革命分子，給了帝國主義的特務間諜活動以致命的打擊。在這一偉大鬥爭中，全黨和全國人民都受到了一場深刻的階級教育，人們的政治

警惕性和政治責任感大大地提高了。帝国主义可能利用进行顛复活动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薄弱了，国内的殘余反革命分子已陷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們的任何反革命活动，都难以逃脫人民的巨掌。現在全国人民正以高漲的热情从事着社会主义建設，在我們偉大的国家里出現了空前的安定和一片繁荣的景象。

肃反斗争的胜利是党的方針路綫的胜利。首先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是由于各級党委的正确领导，沒有党的正确领导，这样的胜利是不可能得到的。肃反斗争的胜利还由于正确地貫徹了群众路綫的結果，沒有放手發動群众，大胆地依靠群众和通过群众来进行肃反，这样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

偉大的肃反斗争，和我国十年来其他各方面的偉大斗争一样，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反映肃反斗争方面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对于配合斗争、揭露敌人和教育人民群众上起了很大作用，就是在現在和將來在繼續提高群众的革命警惕性上，在教育我們的后代上也將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些作品刻划了敌人的兇狠殘暴与卑鄙無恥的丑惡面目，同时也塑造了人民群众的善良勇敢与智慧的光輝形象。無疑的，这些作品目前在我国丰富多采的文艺大花园中，也佔有其一定的位置，而且和其他姊妹作品一样，在党的关怀培育之下，正在繼續成長。

当然，这类的創作畢竟还是一种比較新的事業，在我国年輕的社会主义文学事業中是比較更年輕的一种，因此就免不了存在某种缺点。如在人物描写上，还不够成熟，人物形象缺乏血肉，不够生动真实，有的作品中的人物令人有概念化的感觉，又如有些作品过分地追求惊險和离奇，以致降低了作品的真实性和思想性。拿已有的这类作品和我們所經歷过的偉大斗

爭來比較，無論是反映的深度或廣度上，都还是很不足的。繼續努力，克服缺點，提高作品質量，是肅反題材作品的作者和編者同志們的共同任務。

十年來以肅反鬥爭為題材的創作，已積累了不少經驗。我們覺得回顧一下過去走過的道路，加以思索和研究，對今後進一步提高這方面的創作是有益的。今後，只要階級存在，帝國主義還存在，以提高警惕性為主題的作品也就永遠需要。鑑於選用肅反題材進行寫作的青年作者的隊伍日益在發展，他們要求在寫作上給以幫助，希望能介紹一些比較有代表性的肅反題材的作品作為參考，特別是廣大的讀者也要求閱讀這類作品。為此，我們特將十年來出版的這類作品編成了三個選集——《肅反電影文學劇本選》、《肅反劇作選》和《肅反小說選》。

在編選上我們盡量注意到十年來不同時期的作品，也照顧到題材範圍盡量全面些。由於我們的能力所限，有些同樣優秀的作品難免遺漏，而且選入的也並非都是絕無缺點。這是要向讀者和作者說明的。各選集的編排次序，基本上是按照發表時間的先後排列的。作品內容，有一部分又經過了原作者的校訂。

群眾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九年九月

目 录

無形的战綫·····	伊 明	(1)
一貫害人道·····	顏一煙等	(37)
草原上的人們·····	海 默等	(123)
斬断魔爪·····	赵 明	(181)
虎穴追踪·····	王应慈等	(235)
神·鬼·人·····	木 林等	(305)

無形的戰綫

伊 明

報紙：中共中央賀電，慶祝錦州大捷。

報紙：中共中央賀電，慶祝遼西大捷。

報紙：中共中央賀電，慶祝東北及洛陽大捷。

報紙：中共中央賀電，慶祝全東北解放。

街道上，紅旗疾卷着，慶祝勝利的遊行隊伍，秧歌，火炬，人山人海的群眾，勝利的奮發的音樂。

戲院內，“慶祝全東北解放”晚會鑼鼓喧天，觀眾歡欣地鼓掌，前幕緩慢地下落。

字幕升起：“毛主席告訴我們說：‘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後，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鬥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

寂靜的公安局的走廊里，治安處長陳青和偵察隊長張永由處長辦公室走了出來，走進會議室。屋里有兩個偵察員等候着，兩個人起身迎立。

陳：“坐吧！今天晚上我們要執行一個任務，去逮捕一個潛伏在這里的國民黨特務，這件工作由張隊長跟你們一道去執行，（向張）關於這件事情詳細情形，你來跟他們講講。”

張：“好，（轉對兩偵察員）這個人是敵特保密局南滿站的一個潛伏組長。他的真名字叫李天民，現在改名蔣建安，今年三十七歲。他的特點是頭有點禿。解放以前他就住在南馬路東北公寓，做汽車生意打掩護。現在還是住在那裡。解放以後他的行

動很隱蔽，外綫偵察已經偵察了兩個多月，沒發現什麼綫索。由於目前敵人對我們的破壞很嚴重，同時新解放區的情況也比較複雜不可能作長時間的偵察，所以處長同意我們現在逮捕。這是他的照片（拿出照片給兩偵察員看），據說他有一枝槍，不一定藏在什麼地方，要好好注意搜查，這個人是非常狡猾的。”

夜晚，李天民室內。李天民穿着睡衣站在小櫃前開鐘，忽然有敲門聲。

李：“誰呀？”

門外人聲：“蔣先生，電報？”

李放下鐘去開門，偵察員及張永持槍進。

吳（偵察員）：“舉起手來！”

李：“這是怎回事呀？（被迫舉手）你們是哪部分的呀？”

張：（搜查過後，出示逮捕証）“我們是本市公安局的。”

李：“（看逮捕証，裝傻）我根本不姓李呀，恐怕是你們搞錯了吧！”

吳：“你愛姓什麼都行，我們要找的是你這個人，你到這邊請。（命令李天民坐在沙發上，自己則與張四面搜查）你的槍呢？”

李：“我哪有什麼槍啊，我一個作買賣的，要槍有什麼用？”

吳：“到這個時候你何必還裝蒜，聰明人繞這個彎子有什麼意思。”

李：“（吸煙）我想民主政府是着重人証物証的，總不隨便冤枉好人，你們說有槍，請你們自己搜查好了。”他一邊說一邊注意着兩人搜查。

張永和吳吉祥滿屋子搜查着，沒有所獲，張示意吳讓李穿衣。吳取衣給李。

吳：“穿起来吧！”

李：“到哪兒去呀？”

吳：“逮捕証不是已經給你看過了嗎？我們是執行政府的法令。”

李：“我已經說過了嗎！我不姓李。”

張：“你的情形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你有什么話請到公安局去說吧！要是真沒有問題，你很快就可以回來，民主政府決不會難為一個人的。”

吳：“穿吧。”

李默然穿上衣服，吳押着出門，登上汽車馳去。

深夜，處長办公室里，處長親自審問李天民。

陳：“你什麼時候到這兒來的？”

李：“我是民國三十四年從上海到這兒，就一直住在這兒，我姓蔣叫蔣建安，戶口上公安局登記上你們都可以調查……”

陳：“（打斷）你少說廢話吧，你講一講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李：“我是個汽車商人，在本市有關來往的人……”

陳：“這些我們都清楚，現在你對政府究竟抱什么態度？”

李：“我確實不是你們要找的那個人。你們一定是弄錯了。我相信民主政府一定不會冤枉一個好人的。”

陳：“民主政府絕對不會冤枉一個好人，這一點用不着你擔心，但是假如有一個壞人還在繼續欺騙政府，你說應該如何處理？”

李：“那當然是犯罪了。”

陳：“你的情形我們比你自已知道的還清楚，材料都在這兒，現在就看你自己究竟對政府抱什么態度？”

李：“我真不知道講什么才好。”

陈：“不要耽誤時間了，連自己身份都不敢承認，怎么这样担心呢？又不是个小角色，为什么敢作不敢当啊！我問你一九三七年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有个畢業生，名叫李天民，四川人，你不知道嗎？”

李：“我沒有这么个朋友哇！”

陈：“你看这是誰？”（拿出一張李之軍裝畢業照片給李看）

李：“（先吃了一惊，繼之鎮定）是的，这就是我，李天民是我在学校的时候改的名字，我的本名还叫蔣建安，事隔多年，我倒把它給忘記了，学校畢業以后……”

陈：“你很有經驗，你的准备工作作得很好，有根有据的。我問你民国二十七年湖南衡訓班畢業典禮的大会上，有一个人因为他的成績特別好，當場受到特务头子戴笠的夸奖，还賞給他一支手枪，他的号碼是八十七号，那个人是誰呀？”

李：“（胆战心惊）請求政府寬恕我，我历史上是个罪人，我該死，我因为不了解民主政府的政策，我不敢承認，如今政府已經都知道了，我也用不着再隱瞞了。”

陈：“那你就具体地講一講你的罪惡——”

李：“民国二十六年从学校出来以后，就参加了軍統，二十七年到湖南受訓。后来到西南貴陽、桂林一帶做学校特务活动，当过邮电檢查所所長，貴陽秘密組的組長，專門調查異党和进步人士的活动。我后来覺得我自己年紀还輕，我还應該作一番事業，所以我就决定改了行，跟一个朋友到印度去作汽車生意。从那个时候到現在，我就再沒有作一点坏事情，后来我……”

陈：“你尽講这些有什么用处？好了，好了，这些你都用不着

往下講，你的反共反人民的历史我們都清清楚楚，你現在的活動我們更清楚，到現在你还企圖隱瞞你的罪行；好！我給你个机会，你好好地想一想，說还是不說，我告訴你，政府寬大政策的大門是开着的，对一切真正坦白的特务分子我們是寬大为怀，你願意坦白自新还是頑固到底？（按鈴）这两条路由你自己選擇好了。（提审員进，陈揮手）帶下去！”

李天民被押出，处长站起，点起一支烟走向落地長窗，在長窗外洋台上眺望着，天將拂曉，一片迷蒙的城市。

清晨，城市的馬路，行人車輛匆忙地来往，远远一个送牛奶的小孩子騎着自行車走来。

李天民室內，張永在徘徊。敲門声响，送牛奶的小孩子站在門口，張永过去把奶瓶接过来。

張：“好，蔣先生不在，你放在这兒吧。”

小孩：“昨，昨天的瓶子。”

張：“好，你在外边等一等吧！”（关門，將牛奶倒在杯子里，开門把空瓶給小孩，小孩走去）

張永进門，注意到桌上的瓶塞，拿起来看时，有一小紙条落地，張伸手拾起，是張白紙，有些怀疑，想起桌上的碘酒，乃取以塗驗紙条，紙条显出字来：“娟已来此，約今晨十时来我处，請面示，梅。”

周少梅家的大門口，崔国芳（一个少女）走来，按門鈴，有女僕开門，崔进去，女僕按暗藏的鈴。楼上周少梅（特务）正在用葯水显影，聞鈴声看一看表，起身开門而出。崔国芳上楼在客房里等他，依窗站着，翻看着画报。

周：“你早到了十分鐘，李先生大概得十點鐘才能到這兒。你坐吧。”（沖一杯咖啡給崔）

崔國芳接住杯子，在沙發里坐下來，周去扭開無線電，立刻音樂聲起，兩人沉默。半天，無線電里播出了解放南京的消息，隨着響起強烈的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節奏，崔國芳像被什麼東西刺了一下的抬起頭來，周少梅狠狠地過去閉上無線電。

周：“前幾天南京已經廣播過了，聽說京、滬、杭一帶也準備暫時的放棄，這樣子我們才能跟共產黨長期地打下去，這就是我們爭取主動，避免決戰的具體步驟，所以今後我們的任務是更重了，因為我們的秘密戰綫擴大了……（鈴响）”

樓下門口，送牛奶的小孩子把空瓶交給女僕，女僕叫他等一等，拿瓶上樓，周少梅正好走下來，他接過瓶一看，覺得不對。

周：“小孩呢？”

僕：“在呀。”

周匆忙地走下樓來，走廊里，他兇惡地問小孩子。

周：“你把牛奶交給誰了，是那個人嗎？”

小孩：“我，我還是送給那家，我沒有送錯。”

周：“我問你是不是原來那個人，是什麼樣的人，你都沒有看清楚嗎？你說呀！他媽的你死了！”伸手一個耳光打過去，小孩抽泣，他想了想，把小孩推進一間空屋子裡，鎖上了門。

回到樓上，周暴躁地喝着水，弄得崔不明白地望着他，過一會兒，周走回內室，找了一張報紙出來。

周：“李先生今天可能不能來了，現在就我來和你談談吧，目前東北完全給共產黨佔領了。時局暫時對我們是很不利的，所以我們的工作也到了一個很困難的階段，但是我們要有信心，最後的勝利還是我們的。今後必須好好來掩護自己，否則對你

自己是很危險的。(打開報紙，指着一條東北橡膠廠招收女打字員的廣告)，
這個工廠正在招收女打字員，現在我們派你打進這個工廠里
去。這個工廠的意義是很大的，給你的任務是長期潛伏，搜集
一切情報。譬如工廠的恢復情況，生產計劃，會議記錄，甚至
重要的電話和談話都要隨時地搜集報告。這對我們都是有用的，
一定要好好掩護自己，這是最主要的啊。嗯！你可以走了，
以後我們見面的地方我再臨時通知你，(鈴響)慢一點，你
再等一等。”周走出門去。

樓梯口，王春榮(小特務)把一張情報交給周，周隨便看一
看，放在口袋里。

周：“這以後再說吧，今天的情況很緊張，剛才你來的時候
沒發現尾巴？”

王：“沒有呀！”

周：“李先生可能出了問題，那個小孩可能被發現了。”

王：“你說是那個送牛奶的小孩嗎？”

周：“嗯！”

王：“人呢？”

周：“(指房間)在那兒，現在把他交給你。”

王：“好吧！沒有問題。”(轉身而去，周亦上樓)

空屋子里，小孩正畏怯地站在那兒發呆，突然門開了，王
春榮猙獰地朝他走來。

崔國芳正下樓，她聽到了一聲臨死的慘叫。

處長办公室里，處長和張永又在審問李天民。

陳：“當你不得不承認你是李天民以後，你就盡講些過去的
問題，對現在的活動避而不談，你知道歷史上你已經是一個殺人

的兇手，根据这个，政府足够判你的罪。如果你还想得到政府的宽大，那你就立刻坦白你们潜伏在这里的组织和活动情况。”

張：“你的問題我們知道得很早，你是不是還想看看證據才說？”

李：“我可以徹底坦白，不過組織的情況我確實不知道。”

陳：“說下去吧。”

李：“解放以前我是國防部保密局指定我在這兒潛伏的。任務是長期掩护搞情報。”

陳：“你搞過多少回情報？”

李：“記不清楚了。”

陳：“你這個記不清，是因為次數太多了嗎？”

李：“次數是不少。”

陳：“你講一講你究竟搞過哪些重要情報？”

李：“哪兒能得到什麼重要情報呢？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馬路情報。說老實話，當國民黨特務還不是為了幾串錢。”

陳：“電台在哪兒？”

李：“沒有電台。”

陳：“那你情報交給誰呢？”

李：“交給一個姓王的。”

陳：“接頭地點呢？”

李：“都是臨時約定的。”

陳：“這個人現在在什麼地方？”

李：“啊！現在可說不清了。”

陳：“你僅僅是搞情報嗎？”

李：“是的。”

陳：“講了這麼多沒有一句真話，主要的問題嗎？你都不

講，盡講些次要的，現在的問題你盡談過去的，你還沒有想通。你這樣自欺欺人究竟對你有什么好處？”

桌上電話鈴响，張永接電話。

張：“喂！啊！是呀，說吧！好！（一種出了事的表情）”

夜的馬路，送牛奶小孩的屍體僵臥着，腳踏車倒在地上，牛奶瓶破碎的扔在旁邊，吳吉祥在小孩身上檢查，張永注視着小孩的臉。那天，在李天民屋子里這個小孩子送牛奶的情景浮現上來，他沉默的思索。吳吉祥从小孩身上查出一個小本子給張，這是一個記載定戶住址的名冊。張注意地看，小本子一頁頁地翻動。

周少梅的家里，雨天，雨點急打着玻璃，張永，吳吉祥，和另一個公安人員從走廊里出來，登樓。

一吳：“調查不出搬走以前的什麼情形嗎？”

公安人員：“迁移証也沒起，估計是走了。”

吳：“根據什麼估計的呢？”

公安人員：“你看家具還沒搬走。”

吳：“這個理由不充足啊。”

三人一起走進房去，房內窗簾被風雨所吹動，屏風倒斜而攔，滿地的破紙和雜亂的什物，一種人去樓空的景象。

張：“把寫過字的紙都檢回去。”

三人檢查以後，走出門去。

工廠的大門，玻璃上大字寫着“東北橡膠廠辦事處”，工人們在搬運輪胎，櫃台里，一個辦事員在打電話。

辦事員：“喂！你是劉英華同志嗎？現在來了一個考打字